

# 歐洲共同市場的前途

孫德湘

## ——論共市九國高層會議——

### 前言

一般都認為，二次大戰結束後最成功的國際性組織，除聯合國外，首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歐洲共同市場組織（EEC）。這些國際性的組織對世界和平的維護，對國際政治的安定以及對國際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均具有輝煌的成就與巨大的貢獻。但，近數年來，由於經濟繁榮、生活改善及人們對核子戰爭的恐懼，國際間瀰漫着「不惜任何代價，以追求和平」的心理（peace at any price），致造成國際形勢的大變與國際秩序的大亂，使許多過去曾作為一方安定力量的國際性組織無形解體（如中部公約組織 CENTO），或名存而實亡（如東南亞公約組織 SEATO），即使最爲人們所稱道而對西方的團結與安定最具貢獻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難免受到極大的衝擊而大爲減色。

共同市場組織雖與上述若干地區性的國際組織稍有不同，它的政治性與經濟性重於軍事性，但均都是西方與自由世界的巨大反共力量，則是毫無疑義。共同市場組織原爲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六國所組成，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共市」六國政府首長在海牙舉行高層會議決定，「共市」組織的範圍應予擴大，並經由談判而允許英國、丹麥及愛爾蘭三國加入後，使共同市場的聲勢大增，並使該組織的發展步上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根據談判所達成的協議，英國、丹麥及愛爾蘭三國已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爲共市組織的會員國，從這一天開始，共同市場組織的成員已

正式從「六國」增爲「九國」。

共同市場的成員增加及範圍擴大後，並未爲該組織帶來好運。不久前就職的英國工黨威爾遜政府竟出爾反爾，在英國參加「共市」組織尚不到一年半的功夫，早就威脅着要與「共市」重行談判或退出。共同市場組織與美國的關係也未見好轉，由於貿易與貨幣問題，更由於新近發生的能源危機，美國總統與國務卿曾向歐洲發出嚴厲的警告稱：「美國與它的敵人（指蘇俄與中共）倒沒有多大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則是如何使我們的朋友（指共市國家）體認：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遠較單純的各自爲政（self-assertiveness）更爲重要；單行道（one-way street）的日子已屬過去，共市國家必須與美國坐下來作出決定；在各方面共同前進或各奔前程。」足證共市組織與美國具有很深的歧見。

由此可知，共同市場組織的內部具有很多問題是事實，它與美國關係的不和與急待調整也是事實。此次共市九國的高層會議（this EEC summit conference）就是在這一背景之下，由法國總統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出面邀請而舉行的。

### 會議的經過

共同市場組織九國的政府首長，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與十日，在法國首都的「奎德奧西」宮（Quai d'Orsay）舉行秘密的高層會議，出席者除法國總理齊拉克（Jacques Chirac）、英國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

、西德總理舒米德 (Helmut Schmidt)、義大利總理莫羅 (Aldo Moro)、荷蘭總理尤爾 (Joop Den Uyl)、比利時總理丁德曼斯 (Leo Tindemans)、盧森堡總理桑恩 (Gaston Thora)、丹麥總理哈脫林 (Poul Hartling)、愛爾蘭總理考斯葛夫 (Liam Cosgrave) 等九人及其外長與少數顧問人員外，法國總統季斯卡則以主人身份參加。據法國總統府的發言人 (the Elysee Spokesman) 稱，九國同意，除兩日會議的討論大綱外，概不發表任何東西，直至最後公報 (the final communique) 公佈時為止。該發言人向那些被隔離在附近的「國際會議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 的記者們解釋稱，法國總統事實上希望此次高層會議成爲一種「歐洲內閣會議」的方式 (a kind of European Cabinet Meeting)，而不是往常國際會議的典型 (not a classic type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共市九國領袖此次集會，試圖解決那些嚴重損害共市團結及其與美國關係的實際問題。據第一日會議的消息報導稱，危害共市的制度問題與經濟問題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已有實際的進步。法國總統形容第一日四小時的會議「很有意義而積極」(as very interesting and positive)。當九國同意指定比利時總理丁德曼斯作爲「智者」(as a wise man)，來主持一個研究小組，以提出未來的建議時，有關改革此一令人厭煩的制度問題已取得妥協。法國與西德建議，限制「部長理事會」(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的「全體同意投票制度」(the unanimous voting procedures)，以利決議的作成 (to streamline the decision-making)。第一日，與會者一致同意，只要每一會員國的國家利益能獲保障，否決權 (the right of veto) 似有必要的必要。

據西德方面描述，英國在第一日會議的態度是合作的與實事求是的 (as cooperative and businesslike)。原先對制度改革持保留態度的英國是日顯示，他們無意阻撓共市的改革，但可能不參預其事。英國代表團告訴會議說，倘使其他國家要想走向直接選舉「歐洲議會」(direct election of European Parliament)，在重行談判未解決前，它們不應期望英國會參加。

共市九國同意，這次會議應該是最後一次高層會議，今後，政府首長每

年將舉行工作會議 (working sessions) 三次，但不具高層會議的儀式，雖有人建議可稱之爲「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s)，但首日會議對此尚未作最後決定。會議地點已作成決定，每年一次將在比京共市總部舉行，其他二次將在共市各國輪流舉行。

西德方面的消息說，舒米德總理曾向會議說明其重行擴張西德經濟的計劃 (plans for reflation West Germany's economy)。西德總理與法國總統同意，共市的主要經濟必須連結起來 (to be aligned)，實際上此即西德、荷蘭及比利時等三國應重行擴張 (to reflate)，而其他國家則應收縮 (to deflate)。

其他問題，如：能源政策、設立地區援助基金及英國重行談判共市會籍等問題，則留待第二日會議討論。

共市第一日高層會議之後，情況已經很清楚，九國均同意，在此一最後一次的高層會議中，不可產生不同意 (to agree not to disagree)；九國並同意，無論進步如何有限，也是重要的。換言之，會議將不會對英國的重行談判而破裂，英國也不會因制度改革而破壞會議。

西德方面透露，舒米德總理曾向大會提出其上週與美國福特總統會談的詳細報告，接着，大會曾對此進行周密與具體的討論。西德總理曾試圖調和美法能源問題的歧見；他並告訴其他國家稱，美國經濟衰退的危機是非常真實的。

荷蘭總理尤爾告訴記者稱，只有九國採取共同行動，始能消除共市的經濟危機。

比利時總理丁德曼斯說，歐洲經濟衰退的後果，較我們數週前所想像的更危險，也更嚴重。

共市執行委員會主席奧多里 (Francois-Xavier Ortoli) 報告該組織的一般情況時說，這是共市採取共同行動的最後機會，也是作出良好選擇的最後機會。

義大利總理莫羅也以同樣語氣說，我們正在尋找最好的方法來證明給歐洲人看，即使由於目前的種種困難，歐洲是存在的。

會議第二日，共市九國終於深夜時同意了一項方式，使英國要求重行談判其共市會籍的條件，勉強獲得解決。在此次高層會議作整日的艱苦談判之後

，正值午夜稍早時，法國季斯卡總統告訴記者稱，一項妥協的協議已經達成：「我們已要求部長理事會與執行委員會(European Executive Commission)，為補救制度，儘可能並儘速草擬一項計劃，避免使英國或其他會員國引起不可接受的條件。」接受此一措詞，英國威爾遜首相保證，將為使英國留在共市而奔走努力。在此次高層會議前夕，威爾遜在倫敦表示，倘使能取得他所希望的條件，他將在全民投票前，建議英國選民應繼續留在共市，工黨政府曾保證，此項全民投票必須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之前舉行。

這一妥協得來很遲，也很不容易。在妥協擬定之前，季斯卡總統直率表示，法國不可能接受「英國試圖改變共市規則的企圖，而把該國對共市預算的貢獻與其國內的總生產(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GDP)聯在一起的解決方案」。法國此一立場激起英國憤怒的反應，專對季斯卡總統而發，威爾遜首相聲稱：「總統先生，倘使你所說的乃是共市的肯定態度(the definitive view of the Community)，那我就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談判可言」。

重行談判問題涉及英國要付給共市預算的款額實在微不足道，但英相到達巴黎時辯稱，當入會的過渡時期(the transitory period of membership)終了時，英國到一九八〇時將要付給共市的預算太多。據統計數字指出，屆時英國的國內總生產(GNP)約為共市的14%，但却要付出預算的22%。英國重行談判的中心問題是使共市預算的分配基於「GNP」，這按倫敦方面估計，到一九八〇年時將使英國每年省去五億美元。共市一九七四年的預算約為五十億美元，到一九八〇年預期將增為八十億美元。

但，把預算的分配基於「GNP」將違背共市的一項神聖原則，亦即共市的優惠原則(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ty preference")。該原則規定，會員國必須給予彼此間的相互貿易優惠待遇；並規定，會員國對共市預算的貢獻或繳付，應基於它們從共市以外輸入的多少而定。根據現行制度，所有進口貨品的關稅以及食物進口的稅收，都由會員國繳付共市；換言之，一國從外界(共市以外地區)的進口愈多，它付給共市的稅款也愈多。

英國辯稱，他們的入會條件原先預期，英國最多將付出共市預算的20%，較現在的估計為少；法國則認為，英國可在一九八〇年前與共市作較多的買賣，以減少其付出。

在這次高層會看起來將澈底失敗之際，義大利代表團提出了妥協的建議

## 歐洲共同市場的前途

。這一建議明白說明，倘使任何一國面臨不可接受的預算情況時，就必須找出公正的解決(equitable solutions)，但仍保持共市的優惠原則。共市全體同意，英國自進入共市以來，確曾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雖則預算問題與其他問題相較只是象徵性的問題而已。使英國領袖特別難堪的，是英國與其他共市國家貿易的巨大赤字日益增加。由於承認其他會員國可能遭遇同樣的情況，因使九國終於接受了妥協的安排。

兩日的高層會議，英國的重行談判與能源政策問題，如所預期，證明是兩個最難以解決的問題。

關於能源問題，九國會設法尋求妥協，藉以調和法國與共市其他國家的立場。此次會議已使法國堅持「石油輸出國家與消費國家直接舉行會議」的立場與美國堅持並為共市其他八國所支持「石油消費國家應首先取得協調」的立場，趨向某種妥協。有可能，法國將能同意石油消費國家事先應舉行會議(雖非同意參加「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以換取八國支持其早期召開「石油消費國家、石油輸出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三方面會議的主張，這是季斯卡總統去(一九七四)年十月所提出的主張。同時，九國政府首長已準備接受，在此一基礎上，使法國總統在即將舉行的美、法高層會議時，作為共市在能源方面的發言人。以目前的情形看來，共市將支持法國今年召開能源三方面會議的立場；而法國則可望在「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內，支持共市的能源政策。

關於地區政策(regional policy)，經由二年的嘗試之後，一項對共市國家落後地區的「地區援助計劃」(a regional aid program)，終於建立起來了。該計劃為期三年的經費十五億美元，較其原先所要求者尚不及一半。其主要的受益國家是義大利(佔總數30%)，英國(28%)及愛爾蘭(6%)等。該款來自共市預算，因此英國也可自這方面獲得補償。

## 重行談判

英國在此次共市九國的高層會議中，一直扮演着令人不討好的角色(in the role of the country hard to please)。英國要求與共市「重行談判」問題雖勉強達成妥協，但問題仍未解決。因為，英國工黨在先天上是

「反共市的」與「反歐洲的」，尤其是英國工會；加以，年來一般英國人對共市的印象不佳，未來的全民投票也不能完全抹煞有被否決的可能性。

根據工黨的競選文件及威爾遜首相最近在倫敦的演說，英國與共市重行談判的條件大致如下：

(一) 工黨政府反對上次談判而使英國於一九七三年進入共市的條件。我們認為，這些條件未能為共市提供公平平衡的利益 (to provide a fair balance of advantages)。我們有意要改正這些錯誤，如能成功，則英國留在共市就具有堅固的基礎。

(二) 共市的「共同農業政策」(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尤其是「農產品共同價格制度」(the common farm price structure)，應作重大修改，使其不至威脅農產品的世界貿易，並使歐洲以外地區的低價農產品可以繼續進入英國的糧食市場。

(三) 應以新的與較公正的方法來編製共市的預算 (the community budget)。那些形成所謂共市「自己資源」的稅制 (the taxes that form so-called "own resources" of the community)，以及其主要係用於支持農業的主張，均不能為英國所接受。

(四) 英國將拒絕任何國際協議，這些協議為了保持固定的兌換率 (a fixed parity)，將迫使英國增加失業。例如，新近要求「歐洲經濟與貨幣統一」(a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的主張，英國認為，歐洲國家的貨幣問題僅能在世界性的機構中予以解決。

(五) 英國議會應保留對英國經濟所必需的權力，以追求有效的地區、工業及財政政策。同樣，英國也需要一種資本流通的協議，以保護支付平衡與充份就業。「國協」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利益應獲得較好的保障，此包括：使它們的產品繼續進入英國市場；而且，擴大後的共市應採取更普遍的貿易與援助政策，不僅對共市的非洲附屬地區 (associated overseas territories) 有利，而是對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有利。

(六) 增值稅 (value added tax) 不宜要求其一致，英國將不對必需品課以增值稅。

(七) 工黨的政策是：倘使重行談判成功，由於問題的重要性，英國人民可以經由一次大選或全民投票，有權對此作決定；如獲多數同意，則我們將為

發展一個新的與更大的歐洲而努力。倘使重行談判不獲成功，我們將不認為，條約對英國仍具有約束力；於是，我們將告訴人民，為什麼不能接受的理由，並徵求他們的意見，談判英國退出共市。

以上是英國的工黨政府準備與共市作「重行談判」的條件與目標。同時，威爾遜政府指出，英國為什麼要考問共市與尋求改變的理由：

(一) 英國對共市組織一九七一年三月所作的決議，該決議並由一九七二年共市國家的高層會議予以認可，深表關切。因為該決議似已設定了一套嚴格的計劃，使共市國家「經濟與貨幣的統一」將於一九八〇年完成，包括永久的固定匯率在內。英國認為，此舉未免過份大胆而且危險。過份大胆是由於要在一九八〇年獲致「生產與工資」以及「投資與儲蓄」增加率集中的先決條件，其機會不大；危險是由於任何國家，尤其成長率較低的國家，倘使接受永久固定的匯率而不能獲致此等集中，就不可能使其經濟有效，並提供充份就業。

(二) 英國對共市國家巴黎高層會議公報的另一措詞，深表關切。該公報提到，有使整個共市國家的複雜關係，轉變為「歐洲聯盟」(a European Union) 的意圖。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認為，這似乎是暗示一種政治改變；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當然不是英國人民所願見。英國希望，有關這一問題，應獲澄清。

(三) 關於「共同農業政策」，在其重要意義方面，英國的立場與其會員國不同。英國需要進口大宗的糧食，倘使要付出很高的進口價格，則將加重我們支付平衡的負荷，這一問題對英國的嚴重性與其他國家不同。我們當然知道，目前共市若干農產品的價格與早先時比起來已低了很多；我們也知道，目前共市若干農產品的價格也低於世界市場的價格。但，這種情況能維持多久？英國不能同意繼續維持一種政策，使牛油堆積如山，而以低價售予蘇俄，這一情況不能使其重演。你們能否保證，將來不會再有牛油堆積如山嗎？英國主張，壓低共同農業政策的開支，它已佔去共市預算80%以上。目前，這一制度並未充份顧及各會員國的不同利益，它給予若干國家以特權，而給予其他國家以不公平的負擔。

(四) 關於共市的「預算」：英國認為，共市的預算需要作基本的改變，它的支出不應造成大量補貼的結果，經由一國而撥往他國。英國的國民所得及

其成長率，較許多共市國家為低；英國不是要求救濟，而是要求公正。根據過渡時期的規定，一九七三年英國僅付出預算的8.5%，但已是實際出錢最多的第二個國家了；到過渡時期終止，英國將要付出22%或更多，遠超過按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的比例。英國不能接受每年數億鎊的不公平負擔。

(五)一般英國人對共市組織的印象不佳，英國依舊是大西洋聯盟有效的一員，因此，也對共市與美國發生歧見的程度非常關切。照說，共市與美國的歧見應該是可以避免的；但，倘使英國人民發覺，這種歧見是不可避免的，則自將影響他們對共市發展的態度。我們不一定經常可能與美國的意見完全一致，但共市在策定其步驟與共同立場時，應盡可能與美國磋商協調；相對地，美國也應如此。唯有「九國」能在經濟方面透過共市的設置，在政治方面透過政治合作的設置，與美國密切配合，我們才能鞏固大西洋兩岸的關係。

## 結論

此次共同市場九國的高層會議是因「英國要求重行談判共市的會籍」與「解決歐洲與美國的能源歧見」這兩大問題而召開的。總括言之，此次高層會議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其成功得來非常勉強，有人甚至認為，可能得不償失；而其失敗則是象徵着歐洲政治理想的破滅，使西方民主政治與議會政治的弱點暴露無遺，有人甚至擔憂，資本主義社會可能引起階級戰爭，而予極權政治以可乘之機。尤以英國在此次會議的表現，非但沒有把世人所稱道的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政治的典型帶進歐洲社會，反而扮演當年法國戴高樂所扮演的角色，處處阻撓歐洲政治團結與經濟合併的理想，實在令人惋惜。

英國與法國是共市組織兩個重要的國家，也是此次高層會議成敗的關鍵國家。當英國提出重行談判與改變共市預算的主張時，法國堅決表示不能接受，幾使會議瀕臨破裂。這又是舊日的「英法猜疑」(the old Anglo-French distrust)在那裏作祟所致。法國懼怕英國破壞共市的規則，使其改變為「非歐洲的政策」(a Non-European policy)，以取代英國收買歐洲的意圖。由於西德舒米德總理與其他國家的調和，法國終於為避免會議破裂而對英國

讓步。

目前，共市組織與歐洲的問題很多，也很複雜。日增的通貨膨脹威脅着歐洲的社會秩序與民主政治，例如在英國即曾引起勞資對抗或階級戰爭；義大利與英國的支付平衡赤字每月高達十億美元，在十五個月內，義大利將耗盡其所有資產。由於其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已降為2.5%，共市組織本身就沒有意志與力量來處理或面對其中一國的經濟崩潰。無論今日的問題如何嚴重，其能源與原料飛漲的全面影響可能要到明(一九七五)年才能感覺出來。日益惡化的經濟(deteriorating economics)將迫使各國情急的政府，採取限制輸入與補貼輸出的措施。歐洲已看出其本身陷於困境，愈多的阿拉伯石油美元(Petro dollar)流向紐約，自對美元有利而對歐洲貨幣不利。歐洲人不是不知道這種對歐洲不利的趨勢，但美國則由於本身問題，於不知不覺間釀成了戰後歐洲的最大危機，無論是好是壞，均將影響美國則是毫無疑義。

歐洲的政治舞台是一幅拼湊而成的軟弱而複雜畫面(a mosaic of weaknesses)。義大利的創傷是屢易其政府，在同一政黨(基督教民主黨)內的政客中走馬換將，可能愈換愈壞；威爾遜首相的區區選舉勝利並非英國人信任工黨，而是不喜歡保守黨；即使西德，其鐵腕總理舒米德所能掌握的聯合政府也不見穩定；唯有法國的季斯卡總統，雖從不穩的政治基礎爬登領導地位，但却能以某種型式並勇敢地要求法國人作若干犧牲。這就是歐洲共同市場的情況，危險而沒有領袖。

很明顯是由於不滿，歐洲的選民形成了一種惡性的政治循環(a vicious political circle)。他們所選出來的政府既軟弱而又殘缺不全，使其領袖耗去全部精力，只是為了維持其存在，既沒有權力也沒有力量來處理基本問題。

面對經濟困難與政治不穩，並眼見單純由國家的反應將無濟於事，歐洲的政客們未經深思熟慮，即時鼓吹集體努力，提創西歐團結與統一。但，言論是一套，行動是另一套，兩者沒有真正的關聯。歐洲實際負責的政府，根本就沒有要求國家為歐洲的共同利益而犧牲的建議提出來，也沒有採取加強軟弱的共市組織的實際步驟。自從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與阿拉伯石油禁運以來，歐洲人只是束手無策，始終未能同意一項不可或缺的共市的能源與財經政策。

寧格勒省黨委會第一書記，彼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在真理報第二頁至第三頁發表長篇專題：「工人階級——應當充實」。

### 三、三名俄共中央書記之活動

(一) V. I. 道爾吉赫 (Dolgin) 俄共中央書記，主管工業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參加俄共中央召集報紙、雜誌、電視、廣播等宣傳會議。

(二) K. F. 卡都雪夫 (Katushev) 俄共中央書記，主管附庸共黨於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參加古巴十六週年革命紀念日(見一九七五年一月四日真理報第四頁)。

(三) I. V. 卡比托諾夫 (Kapitonov) 俄共中央書記，主管黨的組織工作，在一月份除參加喪事簽名外，未見有任何活動。

## 貳 看克里姆林宮動向

從以上二十六名俄共中央領導者的活動，看出以下幾點動向：

一、俄共為執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俄共中央全會決議及俄共中央對黨及對蘇俄人民呼籲書」，乃召開工農業職工等會議，強迫蘇俄職工及集體農民加強社會主義競賽。

二、俄共於一月份召開全蘇軍中思想工作人員會議，從國防部長 A. A. 格列奇柯及總政治部主任等發言中，看出蘇軍思想發生嚴重問題。

三、主管國際共黨俄共中央書記 B. N. 波諾馬廖夫和主管附庸共黨之 K. F. 卡都雪夫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活動較多，表示蘇俄推行世界革命甚為積極。

四、從一九七五年一月份外交和國防兩部長之活動來看，蘇俄對中東及印度等地區活動加強。

五、現有四名政治局委員兼外交、國防、農業、安全等部長；此外尚有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兼文化部長及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表示俄共中央對蘇俄政府加強控制。

六、一月間繼續召開二個有關農業的會議，主管農業的領導人員多數均出席，表示蘇俄農業仍為最嚴重問題。

七、從一月份真理報中的社論和文章中引證布里茲涅夫的話逐漸增多，

從真理報看克里姆林宮

俄共宣傳機關對布魯的個人崇拜愈來愈升高。

註①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V. V. 庫茲涅佐夫等參加。

註② M. P. 俄共中央候補中委格阿爾加達澤等參加。

註③蘇俄部長會議主席及部長等參加。

——上接第25頁——

在這些問題上面，美國也是羸龍無首的。華府只在從事間歇性的雙邊談判 (fitful bilateral discussions)，並不時對歐洲或共市發出憤怒與抱怨，但卻沒有一套對歐洲的政策。福特政府具有一種「放任」的心理 (laissez-faire mentality)，形成了一種「逃避性的機械律」(an escapist law of mechanics)，即：「到時候，經濟制度會自動糾正或調整。」(In good time, economic system will correct itself)。一項最明顯的例子，由於這種心理的影響，就忽視了石油美元回流歐洲的需要。

季辛吉國務卿是公認的外交長才，但他對歐洲問題的處理則不高明。季氏對歐洲團結的支持口惠而實不至 (with cheapened language)。當歐洲在共市總部與阿拉伯國家談判與交涉顯出真正團結之時，他改變了中立的立場，而對歐洲加以譴責。的確，美國感情用事的雙邊主義 (impulsive bilateralism)，對某些特殊集團的偏愛 (predilection for ad hoc groups，如「五國集團」或「十國集團」等)，及其全球性的外交 (cosmetic diplomacy) 等，已對那些極為重要的國際性設置，如：共市組織、國際貨幣基金 (IMF)，尤其是「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予以致命的打擊。由於其機動性與靈活的運用及其成員包括多數工業國家在內，「OECD」是集體對付隱現危機 (the looming crisis) 的理想工具。

目前的情勢觀察，只有美國可以提供必需的領導，這並不是由於美國優於其他國家，而是由於美國比較強大。倘使要想保持西方的民主政治並維持自由世界的經濟制度，美國就必須與共市國家研擬一套集體的因應辦法 (a collective response)。

歐洲不會公開歡迎美國的領導，雖則它知道唯有美國能充任此一角色。問題是，美國能否恢復製訂「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 的精神。一項可以信賴的「和平架構」(an authentic structure of peace) 的建立，將端視一個可以發芽滋長的歐洲而定。